

第十三回 婚姻事公堂大鬧 聖旨到府縣吃驚

少年裘馬醉箜篌，劍術詩名動列侯。

秋草平原縈短夢，暮雲江上起新愁。

黃金一任親知盡，白眼還將意氣留。

悵望故園歸未得，灞陵蹤跡隱韓休。

話說梅公子住在馬有德署中，又得了孟宗政一個豪傑，不是飲酒賦詩，便是舞劍雄談，朝夕頗不寂寞。一日閒暇中，忽念及馮樂天優待之恩，如今夫人、小姐隻身無賴，又受畏天之累，頓生傷感道：「我幾回欲去探望馮夫人，因無伴侶，故爾遲遲。今有孟宗政，正可同他借此遨遊，有何不可。」遂與馬有德、孟宗政說知。孟宗政大喜道：「咱家住下這幾天，雖有二位飲酒談心，亦為樂事，然巴不得出去走走，令胸襟舒暢些。」馬有德此夜便治席敘別，各相歡飲，自不必說。

明早二人束裝就道。孟宗政欲帶寶劍而往，梅公子恐佩此利器路上招搖，未免生事不便，故仍留馬有德處。三人握手叮嚀而別。馬有德回署不題。

單表梅公子與孟宗政，俱武服打扮，一路往維揚進發。那日到時，天色正早，尋個飯店放下行李，忽聞街上哄哄傳說，縣前去看新聞奇事。梅公子對孟宗政道：「我總是明日去探望馮夫人，如今何不也到縣前去看看，不知什麼奇事。」孟宗政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將行李付主人，二人一逕到縣前來。但見人山人海，挨擠不開。梅公子與孟宗政深為駭異，雜在人叢中聽他們議論。有個說：「可惜一個小姐，如今是羊落虎口了。」有個說道：「只怕小姐足智多謀，或另有奇計，未必就落匪哩。」有幾個老年人說道：「專怪這異鄉公子，輕狂惡少，做阿叔的貪了財帛，倒與外人作此毒計，欺誣孤兒寡婦。我們路見不平，迴護小姐家去，也是一樁好事。」梅公子聽了紛紛議論，暗暗驚疑話有來歷。孟宗政雖不知情，聽了也覺義氣勃然。忽聽得一聲喧嚷，梅公子與孟宗政擠上一看，但見堂上抬出一乘轎子，眾人一哄圍住，逞勇搶奪。

又見三四個公人，喊叫冠衛，那裡攔擋得住。惱得梅公子與孟宗政髮指衝冠，不問情由，趕上前去。終是孟宗政氣力壯，手腳快，一搶直上，兩手一搪一隔，左跌右橫，打條去路，護送轎子飛跑而去。程公子與眾人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忽有神人從天而降，也不去追趕孟宗政與小姐的轎子，竟一哄兒圍住了梅公子。梅公子雖與孟宗政學得幾個拳法，此時寡不敵眾，甚覺心慌。那知縣聽得外面喧嚷，情知不出小姐所料，連忙出堂。此時眾人正要與梅公子廝打，只見許多公人蜂擁而來，說大爺在堂上叫你們一齊上去。程公子把梅公子一手扯住道：「你們眾人不要打他，打死了沒有對證。捉去見縣尊，著他身上送還我小姐就是了。」那梅公子與程公子一齊進去。那些打行不敢上前，意欲走散，被公人個個捉到。正是：

豺狼賦性千般詐，蜂豕為心一味頑。

纔想鯨吞被鳩奪，相逢狹路大家蠻。

程公子扭了梅公子，一路喊上堂來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不知那裡來這兩個野奴才，一個把我原聘美人搶去，虧我捉住這一個，送與年兄正法追究。」縣官吃了一嚇，只道是程公子搶親，那裡說又閃出一個外人搶去。及仔細一看，頭帶儒巾，身穿武服，氣宇非凡，昂昂然走上堂來，當面立著不跪，心上越發驚駭。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這裡是什麼所在，敢於此大膽放肆！」梅公子笑一笑道：「這裡是公堂之上，律法之所，任你天大的事，赫赫勢力，到了此地一毫也行不去。自有皇法官律主持公道，豈可此鼠竊狗偷，青天白日，萬民瞻仰之所，肆無忌憚搶劫婦女。生員偶見不平，稍助一臂之力，為此地立個紀綱法度，使萬民知所尊仰，怎麼倒說生員大膽放肆？」

知縣看見言談慷慨，愈加驚疑。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，姓甚名誰？」梅公子道：「生員姓梅字傲雪，乃浙中人士。」縣官驚訝道：「莫非挺蒼老先生乃是令尊麼？」梅公子答道：「是生員的先父。」知縣忙施禮遜坐。程公子一天好事被他奪去。恨不得盡情責治，看見反加禮貌，越氣得沒法。一手指著梅公子道：「不知那裡流來這囚徒光棍，假捏虛詞，哄騙年兄，怎麼就是這樣聽信了。」梅公子道：「我又不是冒了先父之名在這裡打抽豐，說分上，怎麼說個假捏虛詞唐突父母官起來？」程公子道：「你即果係梅挺蒼之子，我與你無怨無德，怎麼劈空搶我的原聘美人呢？」

梅公子冷笑一聲道：「一發說得可笑。我怎知你原聘不原聘，美人不美人。但此處公堂之上，禮法之地，若容此狐朋狗黨，橫行逞志，名教有傷，法度何在。我不過一時之不平，此外毫不知情，若一知情便涉私搶罪矣。」知縣對程公子道：「此一舉年兄未免輕舉妄動，藐視小弟。梅兄實為小弟位卑職小，周全體面，分明小弟得罪於年兄，幸勿錯怪。」程公子氣得目睜口呆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表馮畏天，教程公子設此毒計，脫了自己的干係，躲在家中叫家人絡繹打聽。只見一個家人來報道：「奇怪，小姐不是程公子搶，竟被別人搶去了。」馮畏天正在驚疑，忽又一家人回報道：「那搶小姐去的這個人，被程公子捉到縣裡審去了。」馮畏天道：「不信有此怪事。我只是躲避不去的好。我設此計策，分明將姪女交割過了，又被別人搶去，與我何涉？這官司打在別人身上了，我如今倒要幫程慕安追究來，還該去看看的是。」

於是走到縣前不敢進去，在儀門外張頭探腦。奇怪道：「為何不跪了審問，立在堂上說話？」再到儀門裡邊仔細一望，只見亂嚷亂跳的程慕安，也端拱立著見知縣了。這個昂昂然談聲響亮那個人，有些面熟，再挨上仔細一看，吃了一驚道：「這人面龐好像昔日在我家管園的木榮。」再去看來，瞭然無疑。遂走上堂去，指著梅公子嚷道：「老父母！這是何人，這樣優待他？」程公子隨接口道：「妻叔果認得他是什麼人？」畏天道：「這是先兄處管園小僮，官名叫木榮，前日被生員逐出。」程公子不覺亂跳道：「呀！年兄剛纔怪小弟輕舉妄動，壞了公堂的體面，如今竟壞了做官的體面了。公堂之上與一個管園小廝，稱年兄弟，豈不可笑？」此時連知縣也疑信不決。梅公子只是微微冷笑。程公子對馮畏天道：「既係管園小廝，令姪女是他的主母了，畢竟令姪女與他苟合，做下敗倫傷化的事，故此令姪女不肯嫁我。這奴才敢於糾合武夫大膽搶去，情弊顯然，既被擒住，還要冒梅挺庵之子，虛捏路見不平，圖為脫身之計。」

梅公子初不知情，今忽見畏天上來，又說小姐是主母，方始且驚且悟。想道：「適纔救去的恰是馮小姐。」

地，但事涉嫌疑，百口難分，既處騎虎之勢，只要扳心無愧，且大著膽再作道理。於是對知縣道：「生員實係姓梅，內有一段隱情，假姓為木，受馮年伯莫大之恩，所以特為探望馮夫人而來。不意一時雄心，競逢狹路。倘生員有罪可加，有情可質，不妨彼此供吐，面鞠實情，使名正罪當，亦是一件快事。何苦互相朦朧，致父母受狂徒之衝突。」知縣沉吟不語。

程公子道：「這樣惡僕元凶，殺有餘辜。年兄為何信其簧鼓，容他立於公堂之上？」馮畏天在堂下攘臂而待，專守著木榮下堂送他一頓飽拳。知縣見事處兩難，我縣中不便審結。說道：「這個事關重大，本縣申詳到府，聽府尊作主罷。」程公子道：「我說年兄但專理糧務，怎能審這樣重犯大辟。」知縣因此忿恨程公子，逞勢行兇。敬重梅公子的義氣，恐隻身路上受眾人凌辱，因立刻備文書。一面差人押送程公子、馮畏天一班打行，一面打轎親自護送梅公子到府裡來。知府尚未出堂。知縣帶了一千人犯，傳鼓請知府出堂。知縣吩咐衙役衛護梅公子暫候儀門，先進參了知府，將此事情由細細陳了一遍。又將梅公子不平仗義，忽而畏天認為小廝的話，說個詳細。打個恭道：「卑職不敢擅審，特候老大人裁斷。」說罷，將原詞申文呈上。

那知府最是端方有風力的，一一看明。對知縣道：「他既係梅挺庵之子，為何馮畏天忽有木榮小廝之稱？據本府度理詳情，畢竟木榮的確。若梅挺庵之子，現有恩旨獎擢，自然在京承恩受職。孤身在此做什麼？涉私搶奪，大干倫理。貴縣這樣廉明，何一時受其錮蔽？」知縣打恭答道：「卑職窺其人品似屬糾紆行止，不敢輕定是非，故此解來候大人明斷。」程公子也跪上來訴說備細。

知府道：「賢契的姻事，且置一邊，另當審質。至于家奴冒縉紳之名，搶劫主母，情理難容，先當正法。」程公子打個深恭答道：「公祖老大人，這樣主持名教，振肅綱常，纔為輿情悅服，民心快暢。」知府道：「帶那廝奴上來。」知縣只是沉吟旁立，看知府發落。梅公子仍舊昂昂然走上堂，立著不跪。知府發怒道：「你乃馮家的奴僕，犯此律條還不知罪麼？」梅公子笑一笑道：「奴僕果係賤役，然各有來歷，不可一例而論。生員不過暫時托跡，又不犯罪，怎肯屈膝庭下。」知府也疑惑起來，遂叫馮畏天。畏天匍匐上前。知府道：「你不要錯認了家人木榮，只怕未必是他。或面龐廝像一時誤認，須認得明白，本府方好懲治。」畏天道：「公祖老爺在上，生員怎敢將平民認為奴僕？欺誣臺下，獲罪不小。」復把手指著梅公子道：「生員因孤女寡婦服役不便，故逐出來未及兩月。」知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果情真罪當，怎麼他稱為生員？又說暫時托跡？奴僕可以暫時托跡，難道生員也可以暫時假冒得的麼？」

程公子打一恭道：「公祖老大人，這樣頑奴光棍，不加嚴刑，不肯供吐真情。」知府喝一聲：「拿下！」那些皂快剛走近身，被梅公子兩手逆力一揮，三兩個皂快早已翻跌在地。知府大怒，喝令合堂皂快拽拿。頓時蜂擁，將一個梅公子索住在堂柱上了。正在鼎沸，忽見門外兩騎報馬，兩人肩背黃袱，飛也似衝進來，到丹墀下馬。一班皂快，連忙帶著梅公子一千人犯，退避兩廊，知府出位。但見二人氣昂昂走上堂來，一個打開袱包，取出公文說道：「小差是內閣史老爺那邊來的，有個梅老爺寓在這裡馮老爺園內，要太爺去逮請到京。」一頭說，一頭遞上公文。知府一邊接公文，一邊說道：「馮老爺已經身故，並沒有個梅老爺寓在園內。」那人道：「怎說沒有？現有趙老爺家周大叔是他認得的，故同差來迎接。」趙府家人上前稟道：「梅老爺實係在馮老爺園內，只要求太爺駕去迎請，小人自然認得。」馮畏天與程公子嚇得面面相覷。知府拆封看著公文道：

內閣學士史，奉旨：據吏部尚書趙汝愚具題，故國子監祭酒梅馥之子名幹，隱居故刑部尚書馮又玄園中。著揚州府知府吳廷用迎接進京，授爵以旌父忠。特敕該府知道。

知府看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只管回顧知縣，知縣惟有含笑而已。下公文的兩人走下看著馬兒，只見丹墀下擁著一簇人犯。說道：「原來知府在這裡審事。」走近一望，趙家人原來就是周成，驚訝道：「中間拴著的有些像梅老爺。」梅公子也看見是周成，只是不動身，做著不見。周成踮腳仔細一認，歡喜道：「果是梅老爺。」那人道：「不要錯認了。既是梅老爺為何被眾人擁住在此地？」畏天一聽這句話兒，忙上前對那兩人道：「二位委實不可錯認，這是我管家園的小廝，叫做木榮，犯下重罪。」那周成不等說完，早是劈面一掌打去，罵道：「賊囚犯光棍，明明是梅老爺，朝廷的命官，什麼管園管園！」再要打第二下，那畏天魂已嚇落，雙手掩著臉兒踉蹌躲避得快。那周成不由分說，推開眾人，跪下磕頭。那人也隨著周成一樣磕了頭。皂快早已把梅公子放手，只求巴掌不到面上便是造化。嚇得知府、知縣卑詞下氣，趨下恭揖。梅公子上堂，公人個個心驚膽戰。程公子、馮畏天羞慚滿面，去又不敢，來又不可。又想：「一天好事，空費心機，徒增煩惱。」不覺撲簌簌掉下淚來。立在丹墀下，掩面而泣。正是：

道他虛謊何曾謊，偏我分明轉不明

奇奇怪怪真難測，大鬧公堂作話文。

知府、知縣接梅公子上堂，重新作揖道：「有眼不識，冒犯臺顏，幸乞恕罪。」梅公子揖道：「貴府撫臨萬民，有不公不法的事，固當伸冤理枉，豈可以假梅生員便不問情由妄加罪戾，真梅生員就徇情護短，使程生員、馮畏天何以心服？未免又嘵嘵於庭下。令生員抱此不白之污，係名教罪人，即謬膺帝寵，亦何顏立朝事主？乞公祖大人請從公道，以生員搶劫主母情由，與程生員公堂劫奪閨媛、馮畏天謀占家業欺侮孤寡，俱一一審質明白，情真罪當，生員方可應赴王命，不然終為臺下未結之犯也。」知府道：「台兄不過道傍之冷眼熱心，原出於無意。現有縣令感仰高義，小弟因一時誤聽馮畏天的匪言，錯認疑心，今既說明，可無此芥蒂矣。」

程公子兩眼淚滴，摩胸上堂道：「公祖老大人，梅兄既非假冒，不敢爭辯。但生員原聘的馮小姐，被梅兄同輩人搶去，乞即送還生員成其嘉禮，求公祖大人作主則個。」梅公子見他情極可憐，忍住不笑。知府尚在沉吟。知縣道：「梅兄見公堂囉哩，一時公憤作此義舉，不過護送小姐回宅，豈有搶去之理？」府官道：「賢契且回，明日另審。」公人帶著一千人犯出去。馮畏天、程公子垂首喪氣，自不必說。正是：

一天好事變成差，萬計千謀總不由，

始信姻緣前已定，佳人想殺淚空流。

下公文的兩個人看了半晌，不知什麼緣故，但覺又好笑，又奇怪。看見串體已完，天色又晚，稟道：「梅老爺全要太爺催駕進京，不可遲延，小差要緊去了。」知府道：「本府尚要備回文，總是天色已晚，送個寓所安宿一宵，明早去罷。梅老爺本府自然即日護送進京。」隨著皂快送寓所安歇，吩咐掩門，留梅公子後堂赴席。梅公子留住周成，問徐魁作何狀貌，有恩旨釋放否？你們老爺可曾去看他。」周成道：「我們老爺一進京去，到獄中探望。孰知做好人自有好報，虧了獄官李爺，只道是真個梅爺，著實照顧優待，並不曾吃苦。」梅公子歡喜道：「不信天下有這樣好人，真乃天高地厚之恩了。」周成道：「豈但徐魁一個。有許多極大官員，凡被奸臣誣陷的，那一個不虧李爺周濟。所以今日這些官員俱蒙恩釋放，復職榮升，感他的惠，保薦他做了刑部主事了。」梅公子點頭道：「這纔是知恩報恩。」周成道：「梅老爺，『公門中好修行』這句話，果然說得不差。」梅公子道：「保薦如今正在那裡。急的

不到我這裡來？」周成道：「他若可以來得就來了，因程松那廝見奸臣已殺，只道是梅老爺在獄，恐出來報仇，暗叫個刺客往獄中行刺。」梅公子吃驚，不等說完忙接口道：「徐魁可曾刺死？」周成道：「那時忠奸表白，李爺歡喜不盡，竟將一位小姐贅了徐魁為婿，那裡被他刺著。」

梅公子忙舉手加額說道：「天之報施善人，果一毫不爽。想如今李爺與程松那廝，俱得知不是我，是徐魁假代的了。」周成道：「李爺呢，我們老爺與他說明，敬重其義氣，至於程松，尚未知道。專候梅老爺進京，就要具疏題明，指望欽賜一個官與徐魁做；旌獎他的好處哩。」梅公子連連點頭快活。趙家人說完辭出，自有皂快引去安歇。

知府與知縣，遜梅公子上坐，知府也坐客位，知縣打旁坐下。略飲幾杯，知府問道：「剛纔趙老先生的管家，台兄問他說話，小弟略聞一二，甚是駭聽，願請教其詳。」梅公子隨把父親怎生被戮，程松怎生陷害，徐魁怎樣代往，自己怎樣托跡管園，今又怎生到此，一一講了。知府、知縣聽到苦處，驚得目睜口呆；聽到雪冤處，喜得揉腮抓耳，說道：「不意年兄有如許之隱情委曲，可奇可敬，所以馮畏天有此得罪之語，而小弟亦以此獲罪不小。」知縣對梅公子道：「那程生員就是程松之子。」梅公子驚駭道：「原來就是程松的奸種，弟無意中竟得兩件不白之冤。一是救劫小姐，似乎涉私，一是與仇抗敵，似乎報怨。孰知俱出無心，殊為終身遺恨，惟蒼蒼可表耳。但不知馮小姐為何在貴縣堂上抬出？」知縣道：「此事最奇，其說甚長哩。」就將程慕安聘小姐的事，使女代嫁始末，細述了一遍。又說道：「小弟詳知這頭親事俱係畏天狡惡錯配，實為馮小姐排難，彼又作此奸策，若不遇年兄仗義救援，則險些兒鴛鴦已入牢籠計矣。」梅公子又驚道：「原來馮小姐這樣靈心巧性，盡孝兼能守義，真乃閨中之奇女子也。小弟雖在園中托跡年餘，從未識面。弟亦暗訝其貞靜，何遇此惡叔顛倒簸弄，深為可憫。恐彼狂念未泯，明日復曉庭下奈何？」知府道：「小弟自然主持名教，決不令復逞鬼蜮之伎倆，有辱閨範。」

於是梅公子暢飲，俱各酩酊。知縣辭謝回衙。知府送梅公子到一所精緻書房安寢。梅公子解衣擁衾，坐在牀上，暗暗驚喜，為探望馮夫人而來，無意中解了馮小姐之厄。忽記起孟宗政救護小姐而去：「我一時忘卻，未曾照會得，未知他怎生下落？」心上甚是不安。又轉一念道：「英雄作事自然出人頭地，全己全人的。」正是；

同出宦遊人，仗義路各分。

彼此未相照，心馳夢不成。